



劍氣

環

光



王度廬著

茅子集

武俠
小說

劍

氣

珠

光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翻印！

版權

！必究！

劍氣珠光

實價

著作者 王 度 廬

發行人 劉 彙 臣

出版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本埠分售處

上海：山東中路：匯文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協和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百新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正氣書局

外埠分售處

青島：莘縣路市場：新明書報社
北京：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
杭州：教仁街：武林書局

武俠小說

劍氣珠光目次

第十二回

收刀窺柬柔情念遠人
打店奪標黑鷹搏紫虎

.....一

第十三回

巧獲明珠矛心思俠舉
急追莽漢匹馬到荒山

.....二三

第十四回

故人相見酒店慨傾盃
惡盜成擒深宵驚遇俠

.....六六

第十五回

燈酒未闌驚音聞密客
奸兇已獲大俠隱奇蹤

.....九六

第十六回

旅店潛行史胖窺奇俠
彰城巧遇黃虎鬥黑鷹

.....一二三

武俠小說
劍氣珠光

王度廬著

第十二回

收刀窺柬柔情念遠人
打店奪標黑鷹搏紫虎

孫正禮狂笑道：「好小子，我正要找他呢！」當時撥馬回頭，迎上前去，隨手由鞍後的行李捲內抽出鋼刀，大喝道：「小子你來了正好，孫大爺倒要鬥一鬥你！」此時金刀馮茂已跳下了馬，將馬繫在這旁的一棵槐樹上，他便由鞍下抽出雪亮的雙刀，孫正禮也下了馬，將韁繩壓在一塊大石頭的底下，他手提着刀奔上前去，向馮茂掄刀就砍，馮茂展開雙刀招架，當時兩條虎一般的大漢，也不費什麼話，就殺在一起，只見兩條雄軀，一往一來，三口刀磕得鏘鏘亂響，旁邊的俞秀蓮也下了坐騎，放開馬，叫馬在野地上吃草，她卻注目觀戰，就見金刀馮茂的雙刀確實利索，雖然他沒有什麼新奇的着數

，但因為他的力猛，所以兩口刀忽上忽下，叫人的眼睛都看不清，對方的孫正禮也毫不讓步，一口刀左磕右撞，把馮茂的幾下毒手全都給擋回去了，秀蓮就看出孫正禮的武藝確比前二年進步得多了，而且他身大力大，決不吃虧，只見上面是刀光奪目，下面是塵土飛揚，三十多回合之後，兩人的身上都沒有負傷，可是孫正禮的刀法就像是有些錯亂了，俞秀蓮誠恐孫正禮受傷，又不願二人這樣爭持，於是趕緊由鞍後抽出雙刀，也飛奔過去，喊聲：「都住手！都住手！」當下她的雙刀攔上去，成了五口刀，在秀蓮的意思原是要把他們分開，住了手叫二人講理，可是不想金刀馮茂這時殺起來怒氣，他不顧青紅皂白，竟用雙刀狠狠地向秀蓮砍來，當時孫正禮反倒退後，往來的行人也都躲得遠遠地，大道之上，就叫這同是使着雙刀的一對英雄男女廝殺起來，馮茂是刀疾力猛，俞秀蓮雖然力弱些，但是刀法新奇，身軀輕便，四口刀交戰在一起，却像幾道閃光在飛迸，加雜着鏘鏘的比雷聲還要可驚的鋼鐵相擊之聲，往來四十餘合，秀蓮的刀法一點也不亂，並且還不退後，馮茂的力氣也是一點也不減，這時孫正禮在旁喘了幾口氣，他又乘隙掄刀上前，幫助秀蓮與馮茂廝殺，一面掄刀疾砍，一面大叫道：「金刀馮茂！你這小子，今天休想逃命了！」秀蓮咬着牙，舞動雙刀搶過孫正禮，她還是獨自與馮茂拚鬥，又交手十餘合，這時忽然由南邊馳來一匹白馬，馬來到近前便收住，那馬上的人跳下來，抽出了寶劍，奔過去，幫助俞秀蓮孫正禮二人去與馮茂廝殺，這人的劍法也頗為高強，馮茂

又應付了四五合，他便緊退幾步，把刀一橫，喊說：「住手！住手！我有話說！」這邊的三個人一齊收住了兵刃，秀蓮扭頭一看，見此人却是沖霄劍客陳鳳鈞，不由心中有些生氣，這時對面的金刀馮茂滿頭是汗，他像牛一般的喘氣，擺手說：「我不與你們打了！你們三個人打我一個人，算什麼英雄？」秀蓮搶上兩步，掄刀說：「不用他們幫助我，你歇一歇，咱們兩人單鬥！」陳鳳鈞也挺劍奔過去，拍着胸脯說：「你何必欺負他們，有本事的鬥一鬥我沖霄劍客陳鳳鈞！」孫正禮却推了陳鳳鈞一下，怒聲說：「干你甚事？他的對頭是我，老爺不叫別人幫助！」此時金刀馮茂已解馬跨鞍，向這邊冷笑了一聲，便飛馳向北而去，孫正禮也上馬要追，秀蓮却將他攔住，說道：「何必，他沒勝了我們，就叫他走去吧！」孫正禮氣猶未息，一手提刀，一手勒馬，望着那金刀馮茂逃去的人馬影，心裏急得像着了火一般。這時陳鳳鈞却提劍向秀蓮一拱手，說：「俞姑娘，我自北京追隨姑娘南來，在暗中幫助姑娘，今天那人十分兇悍，若不是我趕來，恐怕姑娘也要吃虧，現在如若姑娘不棄嫌我，我情願跟隨保護姑娘。姑娘，你須知道我陳鳳鈞是一個最誠實的人，」說話的時候，他迷迷着眼睛，秀蓮却氣得把刀一揮，說：「你是什麼東西？我憑什麼要仗着你保護！」孫正禮也在馬上掄着刀道：「小子好大胆，你敢調戲我的師妹！」陳鳳鈞一面用劍招架，一面退着身跑，跑出二十幾步，他還望着秀蓮笑，說道：「你們太不講理了！我好心來幫助你們，你們反倒向我翻了臉？真是，俞姑娘



你也太無情了！」孫正禮氣得在馬上掄刀說：「這小子嘴裏胡說八道，我非得要他的命不可！」這時孫正禮催馬過去，向陳鳳鈞就砍，陳鳳鈞却一面招架，一面將他的馬匹搶到手中，飛身上馬向南就跑，孫正禮上馬就在後面緊緊追趕，秀蓮也上了馬向南追下去，心裏想着：陳鳳鈞一定是個江湖上的淫徒，何況我恩兄李慕白又是死在他的手中？不如今天把他趕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結果了他的性命，也算是給李慕白報了仇！於是縱馬急追，秀蓮坐下的這匹馬極快，一霎時越過了孫正禮的馬匹，又一霎時追上陳鳳鈞，陳鳳鈞一看，知道跑不了，他便將馬頭一撥，回身掄劍向秀蓮就刺，嘴裏說道：「姑娘你

太無情！」秀蓮却以左手的刀將陳鳳鈞的劍磕開，右手的刀掄起向他的肩臂削去，陳鳳鈞一抽劍招架，同時他的臉色煞白，憤怒地說：「俞秀蓮！你以為我真是怕你嗎？」秀蓮却不答話，只用雙刀向陳鳳鈞的身上去砍，此時孫正禮的馬匹也趕到了，他掄着鋼刀大喊道：「師妹閃開！讓我殺這小子！」陳鳳鈞却无法再鬥，他又撥轉馬頭，回身用劍遮住秀蓮的雙刀，冷笑了一聲，便飛馬向南逃去，秀蓮與孫正禮的兩匹馬又往南追趕，此時孫正禮忽然想起一個辦法來，他就將鋼刀入鞘，從馬胯後的行李捲內，抽出那一頭繫着大秤鎖的井繩，說道：「我拿這東西對付這小子！」說時兩匹馬盪得塵土多高，眼看見又把陳鳳鈞追上，孫正禮催馬向前，抖起了井繩，向陳鳳鈞的坐騎地丟去，口裏說道：「小子滾下來吧！」井繩拋去，一下沒有鉤着，但陳鳳鈞却慌了，他趕緊用劍柄拍馬向前疾馳，孫正禮却又拋起井繩追上，這一下子鉤在陳鳳鈞那匹白馬的前腿上，一個前失，立刻將冲霄劍客栽下馬來，但陳鳳鈞的腿軀也很靈便，他寶劍並不撒手，一挺身站起來，橫劍向孫正禮說：「你這算是英雄嗎？」孫正禮却聽不懂陳鳳鈞的南方話，只抽出鋼刀，跳下馬，又與陳鳳鈞廝殺在一起，秀蓮也奔上前來，在馬上掄雙刀向陳鳳鈞來砍，陳鳳鈞又用劍招架幾合，他就棄了大道，往田間跑去，秀蓮却跳下馬來，向孫正禮說：「孫大哥快看咱們的馬匹，讓我去追他！」說話之間，秀蓮也手提雙刀跑上了田地之間，這時穀子雖已割收，但還種着許多花生白薯之類的雜糧，還有農人在田間耕作，一見那

個提劍的年輕人在前邊跑，這個拿着雙刀的姑娘在後面追，就齊都不禁驚詫，扭着頭直着眼看他們，並有人問秀蓮：「喂！姑娘！你們是幹什麼的？」秀蓮只是提着雙刀向前去追，但因為怕踏壞了人家種的莊稼，所以不得不挑着道兒走，此時那冲霄劍客陳鳳鈞已然鑽進一座墳地的松林裏，忽然他又鑽出來，用劍向秀蓮招着，彷彿是說：「你來！你來！」秀蓮不禁紅了臉，氣得肺都要炸裂，但是脚步却止住了，心想：看這個陳鳳鈞人很卑鄙，現在他跑到松林裏，不定要施什麼詭計，李慕白在江南向且中了他的詭計，我若再上了他們的當，那豈不冤枉？於是秀蓮因為謹慎，就不願再去追趕，忿忿地，提着雙刀往回走，那田間的幾個農人，還不住地向她呆望，秀蓮回到大道上，孫正禮手牽着三匹馬，就問說：「那小子跑了嗎？」秀蓮說：「他跑進樹林去隱身，我不便再追進樹林去。」孫正禮說：「饒他那條狗命吧，這回叫他知道咱們的利害，下回遇到手時再說！」秀蓮却怒猶未息，就說：「咱們翻翻他的馬上有什麼東西？」於是秀蓮就和孫正禮着手檢查陳鳳鈞的行李，陳鳳鈞的行李很是簡單，只是一隻劍鞘，和一隻相當沉重的鋼鞭，包裹有一封銀兩，幾件衣裳，兩三塊女人用的花手絹，另外有一封信。孫正禮把那兩三塊女人手絹扔在地下，說：「這小子不是好東西，一定是個採花淫賊！」又把鋼鞭顛了顛，說：「這小子既使寶劍可又帶着這沉重的傢伙幹什麼？」這時秀蓮倚馬站立，把陳鳳鈞的信柬抽出看了，只見上面寫得是：

鳳鈞賢徒見字：汝過江北上至今已兩月餘矣，不知已尋得彼人蹤跡否？現聞彼人確在人世，已離開江南，千萬着意尋他，將圖籍奪回，性命可饒他，惟動手時須小心，圖籍在彼手已兩年餘，彼必已揣摸有素，而有心得矣，千萬防他毒手？崇友現在遣人往山東，伯勇亦往湖北方面去了，今飭人送到銀五十兩，望連信一併收下是荷？

師靜字

秀蓮把這封信看了兩遍，驀然他明白了，他猜着這封信一定是那江南的靜玄老和尚寄給陳鳳鈞的，他們在兩年前將李慕白打下水去之後，如今又知道李慕白並未死，所以靜玄老和尚才派了陳鳳鈞和一些，過江北上，來尋找李慕白的下落，這樣說，李慕不但沒死，還是已到北方來了？因此秀蓮心中十分歡喜，旁邊孫正禮又問：「信裏寫的都是什麼？大概沒有好話？」秀蓮的芳頰不禁紅了紅，就說：「這封信是他師父靜玄老和尚寄給他的，那靜玄老和尚是江南有名的人物，我想將來要會會他。」孫正禮說：「什麼有名的人物？我想一定也不是個好人，好人還能收他這樣兒的徒弟？」秀蓮將信收在自己的衣包內，又將雙刀入鞘，她將馬肚帶鬆了鬆，就向孫正禮說：「孫大哥，現在離着咱們家鄉已不遠了，咱們先回家中去看一看，勾留半日，再往南去走，好不好？」孫正禮聽了也很是喜歡，他就連連點頭，說：「好好？我回到家裏倒是沒有什麼事，只是想在師父師母的坟前燒幾張紙？」當下二人上馬，那孫正禮騎着自己的棗色大馬，牽着陳鳳鈞的那匹白馬，就隨着秀蓮往南去，先

到了一座市鎮，二人用畢了飯，然後依舊往南去，當日天已黃昏，就進了他們的家鄉鉅鹿縣城，孫正禮雖然回到故鄉，但是他無家可歸，便隨秀蓮到了俞老標頭故居，一打門，裏面地裏鬼崔三就出來了，他一見秀蓮和孫正禮同來，就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歡，笑着說：「哎呀？師妹，孫大哥？」可是他看見共合是三匹馬，他就問：「還有那位呀？」孫正禮說：「沒有人了，你就把三匹馬全都牽進來吧？」崔三覺着有點詫異，就把三匹馬全都牽進門來，關上街門，他又把裏院的北房開開，秀蓮和孫正禮進到屋內，崔三又喊他老婆泡茶打臉水，秀蓮雖有三年沒在家中居住，但房中的一切器具全都絲毫未



動，桌上的塵土也不厚，彷彿最近有人在這裏住過似的，那俞老標頭當年養畫眉鳥籠子還在牆上掛着，睹物思人，秀蓮心中又不禁一陣悲傷，崔三的老婆給擦了擦椅子，二人坐下，此時崔三把馬上的行李和兵刃全都拿進屋來，崔三就笑着說：「姑娘和孫大哥若是早來幾天，就和郁三哥見着面了，」秀蓮一聽她父親的師姪金鏢郁天傑，在幾日之前會到這裏來過，遂就問說：「郁三哥來了？他有什麼事呢？」崔三說：「郁天傑到這裏來，第一是給師父母上坟，第二是要找孫大哥，到河南幫助他辦點事，他可不知道孫大哥在新疆住了些日子，就到北京去作標頭，永遠沒回來！」孫正禮趕緊問說：「他找我有什麼事？」崔三却擺手，彷彿是嘆息似的說：「先別提了！我先去買點草料把那三匹馬喂上。」孫正禮却發急道：「你這個人還是這個顛頑性情，喂馬有什麼要緊？你先別急着，快說，郁天傑他找我幹什麼來了？」秀蓮也急道：「崔三哥你快說！」地裏鬼崔三嘆口氣說：「郁天傑現在混得很狼狽！他是上月二十六來的，初三走的，還要趕回彰德去過八月節，他的右腿都癩了，左手也掉了兩個手指頭！」秀蓮和孫正禮聽了齊都不由面上變色，崔三又說：「郁天傑他來到這兒就說：這兩年他那標局的買賣不行了，早先有這兒的老爺子活着，別看老爺子不出頭，可是江湖上誰都久仰鐵翅鷗的大名，知道他是鐵翅鷗的師姪，沒有人敢欺負他，自從老爺子死後，姑娘你又與張玉瑾仇上結仇，因此他在河南簡直的立脚不住，由去年冬天起到今年夏天，他局子裏的標在外面出了兩回事，

他賠了三四千兩銀子，把他家的田產都賣光了，現在又有一個張玉瑾的黨羽名叫紫毛虎張慶的，找到他的門首去打架，把他的右腿砍傷，手指削去，強佔了他的標局，郁天傑一點辦法沒有，現在住在他丈人家中，好容易把傷養好了，來到鉅鹿打算請孫大哥跟着他去報仇，可是他知道孫大哥在北京沒回來，他要到北京去，又怕盤纏不夠，所以他就先回去了，打算過一兩個月湊足了盤費，再直頭到北京去找孫大哥，並要求姑娘也幫帮他！」崔三說完這些話，孫正禮就氣得跳起腳來，說：「真他娘叫欺負人！郁天傑在彰德，仗着師父的名聲，他自己的人緣又好，向來沒受過人欺負，現在他娘的來了個沒名姓的紫毛虎，竟把他傷成殘廢，奪了標局？他娘的！我非得替我那兄弟出氣不可！」旁邊俞秀蓮聽了這事，她也是頗為不平，本來孫正禮和崔三這些人雖然都稱呼自己的父親爲師父，但他們實在沒有給父親磕過頭，不過都是當年父親開離遠標店時。手下的幾個得力的夥計罷了，至於那金鏢郁天傑，確實是父親的師兄郁德保之子。郁德保早故，郁天傑承襲父業開設標局，他的事情很忙，可是每年他必要由河南到鉅鹿來兩趟，給秀蓮的父親磕頭，一次是正月來拜年，一次是六月來拜壽，秀蓮的父親死後無親寡友，只有郁天傑與她還算近些，當下秀蓮心中很難受，就對崔三崔：「這件事好辦，我們現在是要往河南去，順便到一瞻彰德府，幫助他把標局要回來就是了！」遂又把她此次同孫正禮往河南尋找楊麗英的下落，以及要捉拿馮鏗，鬪金槍張

玉瑾之事說了，然後又說：「我們今晚在這裏住一夜，明天早晨去上坟，上過坟之後我們就走，我們的馬快，大概郁三哥回家不幾日，我們也就到了」。崔三在旁邊瞧着秀蓮說話時，真是軒昂爽利，與早先在家裏住着的時候絕然不同，他心裏就暗暗欽佩，當下他又問了秀蓮和孫正禮在北京的生活，他又說了鉅鹿縣的一些雜事，然後他就出去買草料喂馬去了，孫正禮就去看他幾個朋友，秀蓮是由崔三老婆去伺候着用畢晚飯，便在這舊日的閨閣之中悽然獨坐，閒愁萬種，紛紛湧起，不過有兩件事，還可以使她感覺痛快，第一就是李慕白已經有了下落，十九是沒死，第二是在眼前就要有一場的爭鬪，那張玉瑾，馮隆，張慶，都是自己的對手，還有陳鳳鈞和江南的靜玄禪師，鳳陽的譚家兄弟，早晚必都得較量較量不可，當晚她很早就睡去，及至五爪鷹在外面酒足飯飽又回來之後，秀蓮屋中的燈已熄滅了。到了次日，一早秀蓮就叫崔三出去買燒紙，崔三出去見着熟人一提俞秀蓮回家來了，就有鄰居和早先相好的幾個老頭兒老太太，和姑娘媳婦們都來望看秀蓮，秀蓮在外面雖是潑辣剛強，可是如今見着一般故舊和昔時的女伴，她仍然溫婉和藹，並且請托一位張老伯給德嘯峯寫了一封信，那信上就寫的是：「事情已有端倪，我等現往河南去矣，不久既可北返，恩兄李君，現確知無恙，並已離南北來，惟居住何所，尙不得知，請五哥放心就是……」等等的言語，然後向寫信的這位張老伯道了謝，因爲此時崔三已把燒紙和金銀鏰子全都買來了，一些鄰居舊好見秀蓮要上坟去，



何都先後告辭走了。秀蓮和孫正禮，崔三，就一同到北門外俞家塋地去，此時秋風刺骨，草木垂枯，一遍蕭寥景象，與三年前的春天，秀蓮姑娘同她父母最後來此掃祭時，景象大殊，現在她父母的坟墓已經有些坍塌了，秀蓮在坟墓燒着紙，不禁垂淚，心中更仇恨張玉瑾，何三虎，何七虎，及女魔王何劍娥那些人，更覺得不為尋楊麗英的事，自己也應當到開封去這一跳。那孫正禮和崔三齊都跪在地下向俞老標頭夫婦的坟墓磕頭，熊熊的火光一霎變為飛灰片片，秀蓮拭了拭眼淚，就向孫正禮說：「咱們快些回去，就起身往南去吧！」孫正禮也恨不得一下就到了河南，當下仍一同騎馬回到家內，用畢午

飯，然後秀蓮就把剛才寫的那封信，交給崔三，囑咐他說：「崔三哥，這封信你先收着，如有往北京去的人，就託他給帶去，交給北京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德五爺之處，至於那匹白馬，是我們在路上揀來的，崔三哥若不想自己養活，就把他賣了錢花用吧！」崔三連連答應，把信收起來，秀蓮與孫正禮就一同別了崔三，離家出城，策馬直往南去。孫正禮自從與金刀馮茂打了個平手之後，他的意氣更盛，恨不得一下就鬪鬪張玉瑾和紫毛虎，抓住馮隆冒寶崑，心中才算痛恨，他策馬疾馳，常常把秀蓮落在後面很遠，當日在臨洛關地面宿下，次日中午就到了邯鄲，孫正禮就說：「快點走，咱們今晚就趕到彰德府才好。」秀蓮却說：「那怕咱們的馬匹累不了，咱們就是趕到彰德，恐怕也得深夜，人困馬乏，還是什麼事也辦不了，不如慢慢地走，只要明天趕到就行了。」又說：「郁天傑的事倒不必忙，即使到了那裏一天兩天也不能就把他的標局奪回！」孫正禮聽了秀蓮這話，雖然不再策馬往下飛跑了，可是他的心裏彷彿堵着什麼，總覺得氣不出。到這時他們還沒用午飯，來到邯鄲境內的市街上，秀蓮就望見街東有一個酒飯舖，便向孫正禮說：「孫大哥，咱們在這兒用畢午飯再往下走吧？」孫正禮點頭說：「也好。」遂就由秀蓮的手中接過馬，連同自己的馬匹全都繫在飯館門前的樁子上，他叫出一個飯館的夥計，囑咐說道：「這兩匹這連馬上的東西，都交給你們看着，要是丟了什麼，我可朝你們是問！」飯館夥計連連擺手說：「大爺，馬匹你就拴在這兒，決丟不了，馬上的東西我們可看不過